

书香润心灵
笔墨伴成长

师说

重庆两江新区教育局 重庆晚报 合办

藏在调皮里的温暖

张敬玮 重庆两江新区嘉原小学校

教一年级的時候，班上有这样一个小男孩，名叫小崔。小崔聪明机灵，却又调皮好动：他会在课间躲在柱子后面，探出半个脑袋，等我走近时突然蹦出来；他也会在放学后，风风火火地冲回教室，翻箱倒柜地找自己落下的笔袋或饭盒……

起初，我只觉得小崔是个小淘气包，直到后来，才发现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悄悄温暖了我。

不能生气的秘密

一天下午，我正在讲台前批改作业，教室里只剩下几个还在收拾的同学。

忽然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蹭了过来，站在我旁边欲言又止。我抬头一看，是小崔，他眨巴着眼睛，嘴角挂着顽皮的笑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放下笔看着他。

他扭捏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我给你讲个事儿，但你能不能生气哦！”

我被他神秘兮兮的样子逗乐了，故意板着脸说：“你说吧，我尽量不生气。”

他清了清嗓子，一本正经地念了起来——原来是一首自编的打油诗，内容无非是调侃老师的日常，比如“作业太多写不完”“老师凶起来像老虎”之类的。

我听完忍不住笑出声，他见我笑了，眼睛一亮，像是松了口气，也跟着笑起来。

知道他下学期就要转学，我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你转学后，会不会想念班里的好兄弟？”“当然会！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我故意逗他：“那你会不会想我？我平时可没少凶你，我觉得你肯定不会想我的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会！”

然后像只受惊的小兔子，一溜烟跑开了。

我以为对话就此结束，没想到没过几分钟，他又悄悄溜了回来，站在我旁边，欲言又止。

我故意装作没发现，他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凑近我耳边，用极小的声音说：“老师，你真辛苦。”

说完，还没等我反应，他就不好意思地飞快地跑掉了，而我的心里随即泛起一阵暖意。

放学后的惊喜

如果说那天的打油诗和悄悄话让我看到了他的细腻，那两天后的一件事，则让我彻底被这个调皮鬼暖到了。

那天放学后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在整理作业。突然，门口传来“哒哒哒”的脚步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小崔正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溜进来，活像一只偷偷潜入的小猫。他以为我没发现，还特意放轻了脚步，殊不知我早就从余光里瞥见了。

“小崔，又落东西啦？”我笑着问。

他吓了一跳，随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跑到自己的座位上翻找。不一会儿，他拿着落下的饭盒走过来，却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磨磨蹭蹭地绕到我身后。

“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？”我转过头问。

他没说话，只是伸出小手，攥成小小的拳头，在我背上轻轻捶了几下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过来——他是在给我“捶背”。虽然动作笨拙，力道也轻得几乎感觉不到，但那一瞬间，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又暖又软。这个平时上蹿下跳、让我头疼的小家伙，此刻却用他稚嫩的方式，笨拙地表达着他的关心。

“谢谢你呀，赶紧回家吧！”我轻声说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教室。

最纯粹的善意

以前，我总觉得小崔只是个爱闹腾的孩子，可这些小小的瞬间，却让我看到了他细腻的一面：他会在你忙碌时，用一句玩笑让你放松；会在你疲惫时，用笨拙的方式表达关心；甚至会在离别前，用最直白的话语告诉你——“我会想你”。

或许，每个调皮的孩子心里都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温柔，只是他们不擅长用常规的方式表达。他们可能会用恶作剧引起你的注意，用打油诗逗你发笑，甚至用“捣蛋”来掩饰自己的害羞。但只要愿意耐心观察，就会发现，他们的心里，其实装满了最纯粹的善意。

小崔已经转学了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记得我，但我知道，我一定会记得这个曾经温暖过我的机灵鬼。

因为正是这样的孩子，让我明白，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，更是在这些细小的互动中，彼此温暖，共同成长。而这份温暖，足以让每一个疲惫的日子，变得明亮起来。

星星会发芽

沈云明 重庆两江新区礼博小学校

站在三尺讲台，我的手指轻轻抚过胸前这枚磨得发亮的校徽——从“横梁村小”到“礼博小学”，这枚金属徽章的温度，恰好丈量了我二十六载的教育人生。1999年那个蝉鸣喧嚣的夏天，当我踩着泥泞小路走进坑坑洼洼的教室时，绝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些光脚丫的孩子，会与二十年后在智慧教室里编程的孩子们，构成我教育人生的经纬。

那时月光美

记得在横梁村小的第一堂语文课，我和孩子们美美地朗读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。

七岁的大勇突然举手：“老师，月光真的这么美吗？”

他黝黑的小手指着教室里没有玻璃的窗户。那一刻，我的教室被山风吹得哗哗作响。

那天放学，我带着孩子们躺在操场的草垛上看星星。当皎洁的月光洒在二十张稚嫩脸庞上时，大勇轻声说：“老师，今晚的月光真的好美！”

这个场景，成为我教育生涯的原始刻度。我开始把课堂搬到田埂上，教孩子们用红薯叶编织诗句，用小眼睛观察春蚕，领悟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生命哲思。

2003年学校合并时，我特意保留了当年的“红色诗集”。这些泛黄的作业本后来被装裱在白马小学的校史馆。

而那个仰望星空的大勇，去年带着他的儿子来报名时，孩子书包里正装着父亲当年写的《星星会发芽》。

让“小鸟”归队

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，只要用爱去发现、去感化，他们都能绽放光芒。

刚送走一个毕业班，去年接手新的一年，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入学后没有几天，小屹的名字就被同年级老师频频提起。

这个扎着马尾的小姑娘，课堂上总像一只不安分的小鸟——她会突然大吼大叫，她会在教室里随意走动，她会摔打同学的文具……

起初，我尝试通过常规的纪律来引导小屹，可效果微乎其微。面对这样的她，我决定改变策略：改作业时，我带她到身边一起完成作业；听教研课时，和我

一起去学习；做操时，我们手拉手一起运动；放学时，我牵着她的手来到学校门口，亲自把她交到妈妈手中；哭闹时，我轻轻地抱着她、安抚她……

我们常常轻拍着双手，微笑着一同唱歌。从简单的儿歌《小星星》到我们班的班歌《向日葵》，我们一遍遍哼唱。班队课上，我还邀请她上台教大家唱儿歌，用歌声拉近距离。

孩子们不再像原来那样排斥她，就连班上最调皮的小男孩都主动说：“老师，我下课陪她玩，不让她孤单。”从此，班里多了互助的身影：有孩子帮她整理书包，有孩子提醒她遵守纪律……

星火可燎原

2006年，学校合并转型升级时，白马村小、盐井村小、平场村小合并。我在几个同伴的鼓励和帮助下共同组建了教师成长营。

记得帮助新调入的小卢老师准备区级赛课的那个深夜，我们反复打磨《忆读书》的教学设计。

当晨光透进办公室时，小卢老师突然哽咽：“沈老师，您让我想起小时候给我补课的哥哥。”

这句话击中了我的教育初心。从煤油灯到智慧屏，从复写纸到云平台，教育的形式在变，但那份薪火相传的温暖永恒。如今，我们礼博小学已培养出17位市、区、校级骨干，他们又像蒲公英一样把教育智慧播撒到更多课堂。

二十六年那所村小的坐标，如今已是国家级新区的文化地标。每当走过校史长廊，看着不同年代的毕业照在智能屏上流转，我总想起陶行知先生的话：“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。”

从青丝到白发，我不过是万千教育星河中的一粒微光，但正是无数这样的微光，照亮了中国教育的璀璨星空。

教师节的时候，小静打来电话激动地说：“沈老师，我回来了，我到两江新区当老师了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眼前浮现出和他们一起学习、游戏、奔跑、编写文集的一幕一幕。此刻，我又听见远处教室里传来朗朗书声，那声音，正与二十六年前的草垛上的童谣遥相呼应……

